

ROBERT GALBRAITH

[英] 罗伯特·加尔布雷思 著

马爱农 译



THE
SILKWORM

蚕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英] 罗伯特·加尔布雷思 著

马爱农 译

蚕

THE
SILKWORM

ROBERT GALBRAITH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0884

Robert Galbraith
THE SILKWORM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4 by Sphere

Original title: *The Silkworm*

Copyright © 2014 Robert Galbraith Limited.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All characters and events in this publication, other than those clearly in the public domain, are fictitious and any resemblance to real persons, living or dead, is purely coincidental.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the publisher, nor be otherwise circulated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Oh Santa!': Words and Music by Mariah Carey, Bryan Michael Paul Cox and Jermaine Mauldin Dupri © 2010,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EMI Music Publishing Ltd, London W1F 9LD/© 2010 W.B.M. MUSIC CORP. (SESAC) AND SONGS IN THE KEY OF B FLAT, INC. (SESAC) ALL RIGHTS ON BEHALF OF ITSELF AND SONGS IN THE KEY OF B FLAT, INC. ADMINISTERED BY W.B.M. MUSIC CORP. © 2010 Published by Universal/MCA Music Ltd.

'Love You More': Words & Music by Oritsé Williams, Marvin Humes, Jonathan Gill, Aston Merrygold, Toby Gad & Wayne Hector © 2010 BMG FM Music Ltd., a BMG Chrysalis company/BMG Rights Management UK Ltd., a BMG Chrysalis company/EMI Music Publishing Ltd./All Rights Reserved.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Secured./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Music Sales Limited/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EMI Music Publishing Ltd, London W1F 9L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蚕/(英)加尔布雷思著;马爱农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0827-5

I. ①蚕… II. ①加… ②马… III. ①推理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2937 号

总策划 黄育海
特约策划 仲召明
责任编辑 全保民 陈黎
封面设计 汪佳诗
责任印制 姜天意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25 千字
开 本 665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 张 30.5 插页 3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827-5
定 价 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主要人物表

科莫兰·斯特莱克：本书主人公，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解决了高难度谋杀案（《布谷鸟的呼唤》）后，在私人侦探界有了些名气。

罗宾：斯特莱克的秘书兼助理，渴望成为独立侦探。

欧文·奎因：曾经的“文学反叛者”。

利奥诺拉：奎因的妻子。

凯瑟琳：奎因的女友。

皮帕：奎因的迷恋者。

伊丽莎白：一个失败的作家，后成为文学经纪人。

杰瑞：奎因的编辑。

迈克尔：“文学反叛者”，后成为畅销书作家。

丹尼尔：出版公司总裁。

致詹金斯
如果没有他……
他懂的

……血腥、残暴的场景，死亡的故事，
喋血的宝剑，书写的笔，
诗人是个悲壮而惨烈的人物，
头上的花环不是荣誉，而是燃烧的火柴。

——托马斯·戴克^①，《高贵的西班牙士兵》

^① 托马斯·戴克（1572—1632），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和评论家，出生于伦敦。共撰写大约四十部戏剧，其中部分是与别人合作的作品。他自己创作的戏剧有《鞋匠的假日》和《老福图内特斯》。戴克擅长描写伦敦的生活和风尚，写作技巧娴熟，富有浪漫色彩。

第一章

问

你靠什么为生？

答

断断续续的睡眠。

——托马斯·戴克，《高贵的西班牙士兵》

“那个大名鼎鼎的家伙，”电话那头的沙哑嗓音说道，“最好让他完蛋，斯特莱克。”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没剃胡子的大块头男人大步走着，手机紧贴在耳边，他咧开嘴唇笑了笑。

“确实跟这事有关。”

“他妈的这才早上六点！”

“已经六点半啦，你如果想要我弄到的东西，就赶紧来拿，”科莫兰·斯特莱克说，“我离你住的地方不远。附近有一家——”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哪儿？”那个声音问道。

“你告诉过我，”斯特莱克忍着哈欠说，“你在卖房子。”

“哦，”那人放心了，“记性真好。”

“附近有一家二十四小时小餐馆——”

“别费事了。待会儿去办公室——”

“卡尔佩珀，我今天早晨还有一位客户，他出的价可比你高，我一夜都没合眼。如果你想要这材料，现在就得过来拿。”

一声叹息。斯特莱克听见床单窸窸窣窣。

“最好是新鲜玩意儿。”

“长巷的史密斯菲尔德咖啡馆。”斯特莱克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他顺着坡路朝史密斯菲尔德市场走去，本来就不稳的脚步瘸得更厉害了。市场孤零零地矗立在隆冬的黑暗中，是一座巨大的维多利亚风格的长方形建筑，肉类交易的神殿。每天早晨四点，动物的肉在这里被卸下，分割，打包，卖给伦敦各地的肉商和餐馆，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斯特莱克听见黑暗中传来人们的说话声、吆喝声和货车卸肉时“哗哗”的倒车声。他走进长巷后，便混迹于许多裹得严严实实的男人中间，他们都在目标明确地忙着星期一早上的营生。

市场大楼一角有一尊狮身鹫首的怪兽石雕在站岗，下面聚集着一伙送快递的人，都穿着荧光外套，用戴手套的双手捧着大杯的热茶。马路对面，史密斯菲尔德咖啡馆像一座敞开的壁炉，在黑暗中散发着光亮。咖啡馆二十四小时营业，一个鸽子笼大的地方，暖意融融，供应油腻的食物。

咖啡馆没有厕所，但跟隔着几个门的赛马事务所有约定，客人可以到那里如厕。赛马事务所还有三个小时才开门，于是斯特莱克绕到一条小巷，在一个黑乎乎的门洞里释放了因熬夜工作猛灌淡咖啡而变得胀鼓鼓的膀胱里的尿液。他又累又饿，终于转过身，带着一个男人突破身体极限时才能体会到的愉悦，走进煎鸡蛋和熏咸肉的油腻氛围。

两个穿羊毛衫和雨衣的男人刚空出一张桌子。斯特莱克移动着庞大的身躯，进入那个狭小的空间，一屁股坐进那张硬邦邦的钢木椅子，如释重负地咕哝一声。意大利老板没等他开口，就把一个白色大杯子放在他面前，里面是热茶，旁边还有抹了黄油的三角形面包。

五分钟不到，放在椭圆形大盘子里的一份完整的英式早餐端到了他眼前。

斯特莱克的模样跟咖啡馆里那些横冲直撞的大汉们差不多。他大块头，黑皮肤，浓密的短短卷发，但已经有点谢顶，圆鼓鼓的额头，下面是拳击运动员般的大鼻子和两道透着乖戾脾气的浓眉。下巴布满胡子茬，看上去脏兮兮的，黑眼圈使那双黑眼睛显得更大了。他一边吃，一边迷迷糊糊地看着对面的市场大楼。夜色逐渐淡去，离得最近的那个二号拱门变得清晰了：一张刻板的石头面孔，年深日久，胡子拉茬，在门洞上方盯视着他。难道真的有过动物尸体守护神？

他刚开始吃香肠，多米尼克·卡尔佩珀就到了。这位记者差不多跟斯特莱克一样高，但是很瘦，面色像唱诗班的少年歌手一样稚嫩。他的脸似乎被人逆时针拧了一下，有一种奇怪的不对称感，使他不至于英俊得有点儿娘气。

“这次最好够料。”卡尔佩珀说着坐下来，脱掉手套，几乎是怀疑地打量了一下咖啡馆。

“想吃点什么吗？”斯特莱克嘴里含着香肠问。

“不用了。”卡尔佩珀说。

“情愿等着吃羊角面包？”斯特莱克咧嘴笑着问。

“废话少说，斯特莱克。”

把这个公学老男生激怒简直太容易了，他带着一股叛逆的劲儿点了热茶，并且（斯特莱克注意到后觉得很好笑）管那个一脸淡漠的侍者叫“伙计”。

“说吧？”卡尔佩珀用苍白修长的双手捧着热气腾腾的杯子，问道。

斯特莱克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抽出一个信封，隔着桌子递过去。卡尔佩珀抽出信封里的东西看了起来。

“他妈的。”片刻之后他轻声说。他兴奋地翻动着那些纸，有几张上是斯特莱克亲笔写的内容。“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斯特莱克嘴里塞满香肠，用一根手指戳着其中一张纸，上面潦草

地写着一家办事处的地址。

“他那个该死的私人助理，”他说，终于把香肠咽下去，“那家伙一直在跟她上床，还有另外那两个你知道的女人。她刚发现自己不可能成为下一任帕克夫人。”

“你究竟是怎么发现这个的？”卡尔佩珀问，抬眼盯着斯特莱克，那些纸在他激动的手里微微颤抖。

“通过侦探工作。”斯特莱克嘴里又塞满香肠，含糊不清地说，“你原来不是也干这个吗？后来才外包给我们这样的人。但是她得考虑前途，所以，卡尔佩珀，别让她出现在报道里，行吗？”

卡尔佩珀嗤之以鼻。

“她早该考虑到这点，在她偷取——”

斯特莱克一个敏捷的动作，把那些纸从记者手中抽出来。

“不是她偷的。那家伙叫她今天下午把这些东西打印出来。她唯一不该做的就是把它们拿给我看。如果你准备在报纸上报道她的私生活，卡尔佩珀，我把它们收回。”

“去你的。”卡尔佩珀说着，伸手来抢斯特莱克汗毛浓密的手中攥着的严重偷税漏税的证据。“好吧，我们会把她排除在外的。但那家伙肯定会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哪儿泄露出去的。他可不是个大笨蛋。”

“他会怎么做？把她拖到法庭，让她把过去五年亲眼目睹的其他见不得人的事全都抖搂出来？”

“这倒也是。好吧，”卡尔佩珀思忖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给我吧。我不会在报道里提到她，但我需要跟她谈谈，行吗？看她是不是靠谱。”

“这些东西绝对靠谱。你不用去跟她谈。”斯特莱克斩钉截铁地说。

他刚离开那个浑身发抖、头脑不清的怨妇，让她跟卡尔佩珀单独待在一起肯定不安全。那个男人曾许诺给她婚姻和孩子，如今她一心只想报复这个男人，在这种强烈愿望的驱使下，她可能会彻底断送

自己和前程。斯特莱克没用多少时间就取得了她的信任。她已经快四十二岁了；曾以为自己会为帕克爵士生儿育女；现在，一种杀戮的欲望已经牢牢控制了她。斯特莱克陪她一起坐了几个小时，听她讲述那段错爱的故事，看着她泪流满面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在沙发上前后摇晃，用双手抵住前额。最后她无奈地同意做背叛者：这意味着她亲手埋葬了自己的所有美梦。

“一个字都不要提到她，”斯特莱克说，用几乎是卡尔佩珀两倍大的拳头牢牢攥着那些纸，说道，“行不行？即使没有她，这篇报道也他妈的够分量了。”

卡尔佩珀迟疑一会儿，做了个苦脸，妥协了。

“好吧，好吧。快给我吧。”

记者把报表塞进衣服内侧的口袋，大口喝茶，心里想着一位英国贵族即将名声扫地，这诱人的前景使他忘记了对斯特莱克短暂的不满。

“彭尼韦尔的帕克爵士，”他愉快地轻声念叨，“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伙计。”

“你的东家会认账吧？”账单放在他俩之间时，斯特莱克问。

“没问题，没问题……”

卡尔佩珀丢了一张十英镑钞票在桌上，两个男人一起离开了咖啡馆。门刚在他们身后关上，斯特莱克就点了一支烟。

“你是怎么让她开口的？”卡尔佩珀问，他们一同冒着严寒往前走，经过那些仍在市场来来往往的货车和摩托车。

“我只是听着。”斯特莱克说。

卡尔佩珀侧眼看了看他。

“我以前用过的那些侦探，都把时间花在获取手机短信上。”

“那可是犯法的。”斯特莱克说，在逐渐淡去的夜色中吞云吐雾。

“可是——”

“你保护你的资源，我也保护我的资源。”

两人默默地走了五十米，斯特莱克每走一步，都瘸得更明显。

“这次肯定够料。够料，”卡尔佩珀愉快地说，“那个虚伪的老东西一直哭哭啼啼地抱怨企业家贪婪，原来他自己在开曼群岛藏了二千万……”

“很高兴让你满意，”斯特莱克说，“我会用邮件把付费发票寄给你。”

卡尔佩珀又侧眼看了看他。

“读过上星期报纸上关于汤姆·琼斯儿子的报道吗？”他问。

“汤姆·琼斯？”

“威尔士歌星。”卡尔佩珀说。

“噢，他呀，”斯特莱克毫无热情地说，“我在军队里认识一个汤姆·琼斯。”

“你读过那篇报道吗？”

“没有。”

“精彩的长篇采访。他说他从未见过父亲，也从没有父亲的消息。我估计他得到的报酬可比你的账单高。”

“你还没有见到我的付费发票呢。”斯特莱克说。

“只是随便一说。你接受一个愉快的小采访，就可以休息好几个晚上，不用走访那些秘书。”

“你可别再这么多嘴，”斯特莱克说，“不然我就要停止给你打工了，卡尔佩珀。”

“没问题，”卡尔佩珀说，“我怎么也能写出一篇。摇滚歌星有个儿子，两人关系疏远，儿子不知道父亲是谁，从事私人——”

“教唆别人盗取手机信息也是犯法的，我听说。”

到了长巷的巷口，两人慢下脚步，转身面对彼此。卡尔佩珀的笑声里透着不安。

“那我就等着你的付费发票了。”

“好的。”

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去，斯特莱克直奔地铁站。

“斯特莱克！”他身后的黑暗中传来卡尔佩珀的声音，“你跟她上

床了吗？”

“等着看你的报道，卡尔佩珀。”斯特莱克头也不回，疲惫地喊了一声。

他一瘸一拐地走进昏暗的地铁站入口，消失在卡尔佩珀的视线中。

第二章

我们还要战斗多久？我不能久留，
也不会久留！我还有事要做。

——弗朗西斯·博蒙特和菲利普·马辛杰^①，《法国小律师》

地铁里已经人满为患。星期一早晨的脸形形色色：松弛的，憔悴的，无奈的，强打精神的。斯特莱克在一个双眼浮肿的金发姑娘对面找了个座位，姑娘在打瞌睡，脑袋不停地左右摇晃。她一次次突然惊醒，紧张地辨认模糊的站名，生怕坐过了站。

火车哐啷哐啷地行驶，送斯特莱克匆匆返回他称之为家的那个地方：逼仄的两间半房子，屋顶隔热很差。他感到深深的倦意，周围是些冷漠的、毫无表情的脸，他发现自己在思索这些人被带到世间是多么偶然。理性地来看，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偶然的。百万余个精子在黑暗中盲目地游动，能够变成人的几率微乎其微。他累得有点头晕，恍惚地想，地铁里这么多人，有多少是计划的产物呢？又有多少像他一样，是偶然的意外？

^① 弗朗西斯·博蒙特（158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剧院剧作家，他与约翰·弗莱彻和菲利普·马辛杰多次合作创作剧本。菲利普·马辛杰（1583—1640），英国剧作家，作品多为讽刺的现实主义题材。

他读小学时，学校里有个小姑娘脸上有一块酒红色的胎记，斯特莱克暗地里总对她有一种亲近感，因为他俩都是一出生就带有某种不能消除的与众不同之处，而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自己看不见，但别人都看在眼里，并毫无修养地不断提起。完全素不相识的人时常对他着迷，他五岁时以为这与自己的独特之处有关，后来才意识到他们只是把他看作一位著名歌星的一个受精卵，一位名人偶尔出轨的证据。斯特莱克只见过那位生物学上的父亲两次。乔尼·罗克比做了亲子鉴定才承认他们的父子关系。

这些日子，在斯特莱克遇到的人中间，只有很少几个知道这位看上去脾气暴躁的退伍军人跟那位老迈的摇滚歌星有血缘关系，多米尼克·卡尔佩珀是其中最下流的一位，对色欲和捕风捉影的事特别感兴趣。那些人的思路从信托基金一下子跳到印制精美的宣传册，跳到私人飞机和贵宾休息室，跳到亿万富翁随时随地的慷慨解囊。他们为斯特莱克的朴素生活和自虐般的工作热情感到兴奋，不断地问自己：斯特莱克究竟做了什么让父亲疏远了他？他是不是假装清贫，为的是从罗克比那里骗取更多的钱财？他母亲肯定从那位富有的情夫手里敲诈了百万巨款，他把那些钱都弄哪儿去了？

在这种时候，斯特莱克会怀念军队，怀念那段隐姓埋名的军旅生涯，在那里，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其他诸如出身背景、父亲地位，全都无关紧要。在特别调查科的时候，他在自我介绍时碰到的最私人化的问题，是说出他那位极为标新立异的母亲给他起的两个古怪名字。

斯特莱克从地铁里出来时，查令十字街上已经车流滚滚。十一月的黎明，灰蒙蒙的，缺乏热情，有许多滞留不去的暗影。他拐进丹麦街，觉得筋疲力尽，浑身酸痛，期待着在下一位客户九点半到来之前，能挤出时间小睡一觉。平时他在街上抽烟休息时，经常跟吉他店的那位姑娘聊上几句，此刻他朝姑娘挥了挥手，钻进十二号咖啡馆旁边那扇黑色大门，顺着金属楼梯往上爬，楼梯在鸽子笼般的破房子里盘旋而上。经过二楼的平面设计师家，又经过三楼他自己的带雕刻玻

璃门的办公室，爬到四楼那个最小的楼梯平台，如今他的家就安在这里。

以前的住户是楼下咖啡馆的经理，他搬到更加有益健康的地方去了，已在办公室睡了几个月的斯特莱克立刻抓住机会，租下这个地方，为轻松解决了无家可归的问题而暗自庆幸。以任何标准来看，屋檐下的这点空间都小得可怜，特别是对于他这个身高一米九的大汉来说。淋浴房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厨房和客厅局促地合二为一，卧室几乎被那张双人床完全占据。斯特莱克的一些行李仍然打包放在楼梯平台上，虽然房东严厉禁止他这么做。

从他小小的窗户看出去，是一片鳞次栉比的屋顶，以及远远的丹麦街。楼下咖啡馆不断传来有节奏的低音鼓声，在斯特莱克播放的音乐的掩盖下，几乎听不太清。

斯特莱克与生俱来的洁癖到处可见：床铺整整齐齐，餐具一尘不染，每样东西都放得井井有条。他需要刮一刮胡子，冲个澡，但都可以待会儿再说；他挂好大衣，把闹钟调到九点二十，便和衣瘫倒在床上。

他几秒钟就睡着了，又过了几秒——感觉像是这样——又醒了过来。有人在外面敲门。

“对不起，科莫兰，实在对不起——”

他把门打开，他的助手，一位留着长长浅红色金发的高个子姑娘，看上去满脸歉意，但一看到他，她的表情瞬间变为震惊。

“你没事吧？”

“睡着了。熬了一整夜——两整夜。”

“真是太抱歉了，”罗宾又说了一遍，“可是已经九点四十了，威廉·贝克来了，有点——”

“见鬼，”斯特莱克嘟囔道，“连闹钟都没调对——等我五分钟——”

“我还没说完呢，”罗宾说，“还来了个女人。她没有预约。我跟她说你没空接待另外的客户，可是她不肯离开。”

斯特莱克打了个哈欠，揉揉眼睛。

“等我五分钟。给他们倒点茶什么的。”

六分钟后，斯特莱克走进外间办公室，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浑身散发着牙膏和除臭剂的香味，但胡子仍然没刮。罗宾坐在自己的电脑前。

“好吧，迟来总比不来好，”威廉·贝克皮笑肉不笑地说，“幸亏你有这么一位漂亮的秘书，不然我早就待烦走人了。”

斯特莱克看见罗宾气红了脸，转过身去，假装整理邮件。贝克说“秘书”一词时带着羞辱的口气。这位公司董事长穿着条纹西装，衣冠楚楚，雇佣斯特莱克调查他董事会的两位成员。

“早上好，威廉。”斯特莱克说。

“不道个歉吗？”贝克喃喃说，眼睛望着天花板。

“你好，你是谁？”斯特莱克没有理他，而是问那个瘦弱的中年妇女。女人穿着一件褐色的旧外套，坐在沙发上。

“我叫利奥诺拉·奎因。”女人回答，在斯特莱克训练有素的耳朵听来，她有西南部口音。

“我今天早晨忙着呢，斯特莱克。”贝克说。

他不经邀请就走进里间办公室。斯特莱克没有跟进去，他不像平时那么随和了。

“这么不守时，真不知道你在军队里是怎么混的，斯特莱克先生。快进来吧。”

斯特莱克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

“奎因夫人，你想让我帮你做些什么呢？”他问沙发上那个穿旧衣服的女人。

“嗯，是我的丈夫——”

“斯特莱克先生，我一小时后还约了人呢。”威廉·贝克提高嗓门说。

“——你的秘书说我没有预约，但我说我愿意等。”

“斯特莱克！”威廉·贝克咆哮，像唤自己的小狗。